

□赵公友



不日便是惊蛰。一过惊蛰，穿市区而过的白浪河两岸，柳条便软了，逐渐迎岸柳如烟，细叶如裁，群芳争艳，莺歌燕舞的季节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人间烟火，三餐四季，生命长河里的悠悠岁月，不过是一缕被春水漂白的柳絮。

1763年，71岁的郑板桥已离开潍县整整10年。其潍县好友郭伦昇去江南拜访他，郑板桥便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《怀潍县二首送郭伦昇》：“相思不尽又相思，潍水春光处处迟。隔岸桃花三十里，鸳鸯庙接柳郎祠。”“纸花如雪满天飞，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彩罗裙风摆动，好将蝴蝶斗春归。”潍县春天的美景，在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心里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挂念。

“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”春风、春水孕育的鸢都初春的浪漫，是难舍那一口特而绝的美味，一抹荠菜的嫩绿与清香，一眼满天的风筝。

初春至味的浪漫，莫过开春大集上的一口朝天锅，一口肉火烧，一口韭菜盒子。

透过白浪河上未散的晨雾，在初春的料峭中，我仿佛看到老潍县大集的早市已开始蒸腾。琳琅满目的商品、熙熙攘攘的人群、此起彼伏的叫卖、热气腾腾的美食摊……拉开了初春忙碌的序幕。对于一枚吃货来说，莫过于初春后首次触摸味蕾的浪漫。你看，集市一角搭起的棚子里，朝天锅里翻滚着老汤，切得极薄的猪头肉片在青花瓷碗里层层叠叠，摊主持

一把长长的铁勺，舀一勺泛着白的滚汤浇下，肉片顿时像受惊的玉兰花般绽开，一呼一吸里，全是猪头肉特有的芳香，和着薄饼、大葱、疙瘩咸菜条直抵味蕾，满口留香。邻位的春韭盒子在鏊子上滋滋作响，韭菜的辛香混着面皮的焦香，在拥挤的人群间流浪。一辆旧式的推车上，土制的火炉正旺，用花椒水泡过的肉馅裹进柔软的小面团里，手指轻灵，麻利收边，随后两手轻轻一按，一眨眼的工夫，扁圆形的火烧坯便放进炉里。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翻烤，炭火激发出猪肉、葱花、鸡蛋糕、海米混成的馅料的香味，皮酥肉嫩、香而不腻，让你的味觉发生前所未有的背叛。

鸢都初春的浪漫，在于荠菜冒出嫩芽时诱人的绿色与清香。

大地回暖，荠菜绿秀于土地，清香于饭桌。城区的河流，是春风首先光顾和撒娇的地方，白浪河、虞河、浞河等两岸地里的荠菜，最先感知了地气回暖，把水灵灵的嫩绿呈现给久违而懂它的你。虽无倾城之色，却是春滋味的使者。小铁铲轻轻一撬，带着残雪冰碴的泥土便翻出白玉般的根茎。不一会的工夫，竹篮溢满了春色。回到家里，荠菜粥、荠菜饼、荠菜水饺、荠菜炒鸡蛋等美味，定会让你大快朵颐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荠诗，其中陆游《食荠》云：“小著盐醯和滋味，微加姜桂发精神。风炉歛钵穷家活，妙诀何曾肯授人。”诗句真实再现了荠菜的吃法，可见古

时文人对荠菜的喜爱之情。

鸢都初春的浪漫，在于翱翔蓝天白云间五彩缤纷的风筝。

风筝，古名“纸鸢”，又名“鹞子”，已是潍坊春天里特有的注脚。潍坊是风筝的发源地，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鸢都。鸢字，释义为猛禽，又名老鹰，后引申为风筝。所以，潍坊又有风筝都的美誉。潍坊风筝历史悠久，工艺精湛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随着春风的邀约，潍坊风筝艺人承着祖传的“扎糊绘放”四诀，开始用竹子扎制骨架，高档丝绢蒙面，手工绘画，一只只硬翅风筝、软翅风筝、串式风筝、板式风筝、立体风筝、动态风筝等，其造型优美、扎糊精巧、绘画艳丽、形象生动。蓝天白云下的白浪河两岸、城市广场等休闲场所，上至老者，下至孩童，调校提线，各式风筝竞飞蓝天，装点着潍坊独具一格的春天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经了潍坊的春风，竹子懂得与云说话。

万物新生，冬去春回。已巳如意，生生不息。鸢都初春的浪漫，从美味触动味蕾开始唤醒，从荠菜的春色开始点缀，从风筝的放飞开始渲染。

我在等，等一阵东风起时，放飞潍坊风筝的浪漫，带着绝色的美味，和着初春泥土的腥甜与墨香，飘向云端。

望文海遂摘英
望史海以钩沉
望艺海而拾贝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3月3日 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王明才

或为庄子 或为人

□高玉宝

古时的水，一定是澄碧而自由。古时的鱼，也会肥硕而巨大。阳光洒下，田间劳作的人抬头望向天空，乌云一样的鹏鸟始终遮住灼人的烈日，不惜羽毛被烤成烈焰，重生的凤凰成为人类的瑞鸟。

夏日，河水湟湟东流，绿树下坐着那个沉默的人。他去河边割草，看到飞鸟从草丛中飞走，惊鱼潜入水底，微风从南方刮过，世界发出芜杂的声响。他继续低头割草，将那些青草晾在河岸上。一些蜘蛛从青草的缝隙里爬出来，蝉鸣声传入耳鼓。庄周躺在树荫下，闻到青草汁液的芳香，慢慢地，他进入梦境，看到自己成为一只七彩的蝴蝶，扇动着透明的翅膀。风来了，这只自由的蝴蝶便随着风，直冲云霄。这只飞蝶将飞过云层，看到云海如絮，蓝天比海洋还要宽广。如果，今天庄周也乘上客机，戴着墨镜，梳着整齐的背头，穿着宽松的麻布衣衫。这样一个轮回的庄周，用他像蝴蝶一样的眼睛，从弦窗看出去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他即已经看到过今天的盛况。大地上的万物幻化成另外的样子，河流蜿蜒，山峦青翠，村庄以其神秘的核心画着收缩的圆，零星的棚户慢慢向两旁的道路放散。田野被整齐地耕种，稻田金黄。这只蝴蝶成为庄周，却不仅仅只是庄周。这只思考的蝴蝶，即成为后世万般景象的描绘者。

不，两千年前的庄周会在那天午后醒来。他饥肠辘辘，却感到浑身无比轻松，梦里的飞翔真实得不容置疑。人类的吃食会被无限增加，从此，不会再有饥饿的人行走于江湖。庄周幸福地编着草鞋，每编成一双即打一个结，挂到树枝上。他的耳畔将听到田间的歌唱，听到少女在割取生漆的呼喊，听到山林里野马的嘶鸣。他怔怔地望向水流，

千年的神龟慢慢浮出水面，它面色安静，眼睛闪烁着黑夜的光芒，两个沉默者，彼此只看了一眼，即已经知晓彼此的底细。庄周面带微笑，背起自己的草鞋，踏着夕阳走出那片他要离开的漆林。自打学会了编织草鞋，庄周就再也不想留在漆林片刻。

作为漆园的管理者，此刻的庄周打算以卖草鞋为生。一直在漆园吃馆的庄周，有过一段非常快乐时光。他和植树人一起植树，研究漆树的习性，如何才能产出更多优质的生漆、如何防治虫害、何时才是最佳的割漆时间。他整日在漆园忙碌，像照料自己的孩子般照料着漆园里的一切，包括飞鸟和飞蛾，还有盛开的紫色花朵。他忙于计算园工们的工作量，按时发放他们该得的粮食。他开始迷恋制漆，甚至自学了漆器的制造。他最懂得造物的语言，当然会反对太多手工描绘的图案。在他看来，匠人的笔一定会把这些美妙的生漆涂画得一无是处，死板的画面比地狱里的哀号更让人悲痛。匠人们对于庄周的认知并不买账，他们越发地埋头苦干，用细如发丝的笔端画圆圈，在漆器的边缘敲打上贝壳的碎片。庄周只好自己动手，将树叶印于漆盒之中，甚至马的眼睛、鱼的胡须、敲碎的金银、女人的头发、随风飘落的桃花，这些自然之物，都成为他创作的蓝本。他兴奋，为此而高歌。可惜，执政者并不喜欢，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，而且，他们根本不喜欢这种过于散漫的形式。执政者下令对他进行处罚，严令他远离漆器制造者，并将庄周制造的所有漆器都砸得粉碎，用盒子装了，放到庄周的眼前。那一刻，庄周更加沉默，甚至有些欢喜。成型的器物被打破，有别于破之前的完整，但碎片后的漆器得以永生，再也不害怕被打碎了。

庄周去看河里的游鱼，去看天边夕阳的

光辉，去看飞雪连天的湖面。他去往集市，整日观看庖丁如何解牛，看到白花朵的刀子在牛的骨缝间穿行，粉嫩的血管像牛的衣裳一样被慢慢剥离。庖丁解下的牛，眼睛是蓝色的，饱含着牛的眼泪，倒映着净蓝的天空，还有飞鸟。庄周似乎听到了牛的叹息，他此刻感知到刀子顺着肌肉行走，骨骼被利刃割刮得滋滋作响。远山如黛，小河水哗哗奔流。集市上的人们张着嘴，瞪着空洞的眼睛匆匆走过。这只解过的牛，不属于集市的任何人，它只是文惠君所有。

庄周忘了叫卖自己的草鞋，往往很早就把草鞋全都卖掉。回到家中，庄周将整夜仰望星空，那些闪烁寒光的星球，自带忧伤的光芒。“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”真可知天、知人否？难呀。庄周也会在幽暗的星空下不禁叹息。此刻，庄周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死亡，看到泥盆在寒夜里闪光，高墙以枯草为基，殿堂下面布满蝼蚁。这只发光的泥盆，一直在星空之下发出歌唱的脆响。

庄周这样的人，是不会为生死所困的。战马已经套好鞍车，长矛也磨得雪亮，战鼓为谁而鸣？学者，徙杏坛，弦歌讲学；武者，列阵荒原，尸横遍野；歌者，于竹林，打铁抚琴，酒水顺着溪流而来。天上来的黄河无言，载着一页页发光的史册前来，时间无言，只是一味行进，庄周的草鞋编了又编，像船一样，漂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庄周不是先知，先知是无趣的。当然，他也不是未知者，他站在时间的秒针上，像心脏一样跳动，他自己却睡得安稳。下雨时，那些滴答声，也没能将他唤醒，他像一只七彩的蝴蝶，没有扇动翅膀，却一直在飞翔。河里的鱼快乐地潜行，他并不纠结“子非鱼”的辩论，不过是一场与惠施的游戏。